# 往事深情忆耀邦

单修治

曾任中共陕西省委常委、副省长，中共西安市委书记、市长的时逸之同志，在“文化大革命”中深受林彪、四人帮”反革命集团的迫害。粉碎“四人帮”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，问题仍然得不到解决。于是他接受谈维煦同志的建议，于1978年1月16日向当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胡耀邦同志写信，叙述自己的简历和历史问题；同时提出：“作为一个共产党员，十多年无所事事，心里实在着急和不安。我的年龄虽大，但身心健壮，没有疾病，还可为党继续工作。”胡耀邦同志接到信后，问当时正在北京的中共陕西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刘佐丞同志：“时逸之同志的政治历史问题，组织上已经作过结论，还发现有什么新问题没有？如果没有，你回去向省委汇报后宣布解放”。2月5日距给胡耀邦同志写信不到20天，也即春节前夕，省委组织部部长宋友田和刘佐丞同志到时逸之同志家中，一进门就说：“你的问题解决了，今年可以愉愉快快地过个春节”。其后，中共中央组织部还于1978年3月2日给时逸之同志来信，说：“你给胡耀邦同志的来信已收阅。信中提到关于你的结论问题，我们已和省委组织部刘佐丞副部长谈过了，由他们负责解决。”胡耀邦同志为拨乱反正，平反冤假错案，落实干部政策所表现的非凡的实事求是的胆略和勇气，长期深深地印在时逸之同志和全国人民的脑海中。之后，时逸之同志任省革命委会副主任，分管政法工作，为纠正冤假错案，贯彻省革委会通告，重建陕西的政法工作，付出了辛勤的劳动。

时逸之同志已于1982年去世。今天，在时逸之同志身边工作了三十年的我，将此事公诸于世，以见耀邦同志工作之一斑，并藉以表示深深的怀念之情。

（报告文学）

# 人与梅花一样清

彭诚子

凤图爱梅、尤爱雪梅，爱到天下无我的境地了。爱梅写梅，纸上留的全是梅花雪景。温馨相对于冷冽，希望较之于萧杀，使人见了颇长精神。

近年来他的画传播海内外，扬我华夏文明振我炎黄精神。其画是无言的，但无言尽在千言里。其人是清淡的，情浓全在赤诚中。人品绘风兼得世人喜爱。

一幅六尺的雪梅图，在一间豪华的宾馆里标价几千元！于是有人说：许凤图发财了！

凤图是邮电部五〇三厂的工人。其貌酷似悲鸿大师。因他平素不善言笑，待人又谦和，众人多爱与他往来。我与凤图是旧交，只是改革后人人为饭碗奔忙，一晃两年不见。如今听说他发了，心里诚惶诚恐着实放不下，便去看他。

一间斗室。十四个平米被双人床占去少半，一侧是书橱，零乱不齐地满装着书、碑帖和字画，临窗是画案，两张写字台并起来的。中间是“胡志明小道”，可以过人、待客、摆上凳子吃饭。我连呼：“地方太窄狭了！”他却心满意足地不得了，说这就不错了，条件比老师还强哩！说话是由他的少年谈起的……

1953年，十八岁的许凤图在北京刚参加工作不久，他爱新中国新生活，几乎每个星期天都泡在荣宝斋里，这儿挂满了齐白石、徐悲鸿、张大千这样一些名人的字画，风格虽各有异但风骨确似相同，或将碧血凝于笔端，喧泄忧国之情，或将热望涂于纸上，企盼新生活一日千里。许凤图深深被打动了。他想买画，一问价，一年的工资都不够。他找到一个小画店，买了张善子的学生胡爽庵的虎头临摹，画来画去，自觉不错了就拿于人看，人说：“你这虎要活着至少也有八百斤！”笑他那虎画得太肥了。

他不气馁。1965年工厂从北京迁来西安，许凤图一下开了眼界。汉唐古都，地杰人灵，他先后从师叶昉桥、郭登岑、王子武、陈之中这样一些丹青大师。

叶昉桥是他的启蒙老师，叶老是河北沧州人，每作画，必落“沧州叶氏”字样。凤图随叶老习花鸟画三年，叶老对他很是厚爱，每到凤图求学的日子，叶老便排除一切干扰，早早地守候着他了。叶老对他说：“你好学，人厚道，又能吃苦，日后必能画好！”叶老去世后，凤图又从师郭登岑。郭登岑是大师齐白石、王梦白的学生；当时住汉中。西安和汉中千里隔阻，不能常常领教。于是他将自己的画稿邮去请郭老审定、然后郭老连同批语再寄给他，如此数年如一日不辞辛苦，师生情谊日增。凤图知郭老生活贫苦，便将生活费一再节省了邮去。郭登岑是“右派”，许凤图知道，这样的联系在那个年代是冒天下大不韪的，但他等闲视之。

“以人为师，以梅为师”，凤图说，“这些先辈们做人有人格，作画有风格，然威武不能屈、富贵不能淫，虽清贫而气节不改，就象梅花一样，能不令人爱它吗？”他又给我讲了恩师陈之中，陈老偏爱梅，笔下也以作梅为主，来常教导凤图：描山绘水写情寄意而已，人文静了着笔也秀，人刚强了，入笔也硬；要想画好，必及把人做好！”凤图是铭刻了这话于心上的。我这才注意到他的雪梅图，就挂在墙的四周。上面题了“不要人夸颜色好、只留香气满乾坤”这样一些词句。其中一幅画了枯枝老梅，满纸的梅蕾竟无一朵绽开的。那梅枝一波三折万般挣扎的样子。我问他那梅为何一朵不开？他收了笑意：那是“文革”中画的！

他说：梅同人一样，人有忠奸之分，梅有其本不同，不可无别也。他讲了眼下的商品经济老年画会学生上街，讲他楼观台访道士的奇遇，后来就讲到他卖画的事。

鼓场情思　　贾书新摄

凤图卖画卖得有别，卖给外国人贵，卖给中国人便宜、有意地便宜。

凤图数日挥洒得画一幅，换金数十元，这财也着实发得忒慢。

去年春节市上办书画展，名流们舞墨挥毫云集助兴。凤图也去了。一般中流画家都把笔上物标了重价，以此来强调“自我价值”。唯他，每张宣纸雪梅图只收三元钱。主办人惊讶不已，他只笑说：“大过年的，让大家高兴一下！”带去的和现场所画的，风抢。

“为爱梅花月，终宵不肯眠，”许凤图发了吗？如此，许凤图发不了！

我在想为什么一位普通的工人竟能在商品世界里视金钱为身外之物，一门心地追求真理和良知呢？三十六年的磨砺，如今他已年过半百，确仍在为美化生活不倦地耕耘着。

五四前夕，他破例作了一幅长轴，那画上有枯梅新梅繁梅山梅疏梅野梅江梅圆梅，只不见官梅与盆梅。那梅花千朵万朵，朵朵呈喇叭状，竟都齐齐儿怒放着。

笔走龙蛇

# 健力宝之谜

高志华

不谈“健力宝”的配料和工艺流程，也不谈它去年创汇2100万美元的经验。这里，照实录某办公室同仁的一段对话——

田某：你们知道吗？“健力宝”使用易拉罐包装要加以限制，改为玻璃瓶装，生产大大萎缩了！

杨某：咋搞的！原先宣传说，由瓶装改罐装，才受“老外”欢迎，这下改回来，企业岂不要倒闭？国家不也要受损失？

小刘：谁能告诉我“健力宝”建厂的时间和办公大楼的方向，或者经理的生辰八字，我能算出它还能维持多长时间——小刘最近潜心钻研相术，他一本正经，大家哄堂大笑。

黄某：老田，你那消息是从4月16日《文摘报》上看来的。原因很简单：有关部门规定易拉罐属“超前消费”。不是说要过几年紧日子吗？全国人民，包括幼儿园和敬老院，大家都要风雨同舟，共度难关，上上下下，都喝瓶装的，销路照样畅通。

杨某：那“老外”……

黄某：“老外”还不是跟着我们转？美国的“可口可乐”罐用红色，我们的“健力宝”偏用白色，挤垮了可口可乐。现在，再在玻璃瓶上作文章——比如，把瓶子作成杨贵妃或西施的模样，说不定比易拉罐装的更走红……

钱某：走红？走红也不行！你们知道吗？正当“健力宝”被命令限制生产的同时，外国的可口可乐、百事可乐公司却纷纷来中国建厂。你们想想：是将“老外”送上门的外汇收下方便呢？还是拉着咣哩咣当的健力宝先换人民币再换美元利索？再说，健力宝创汇再多，是国家的，收“老外”送到家里的外汇，是自己的——

关某：我说同志们，不能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。我也看了那张小报。小报嘛，啥不敢登？真实性究竟有多少？即使真实，那篇文章的题目也写得清清楚楚——《能这样一刀切吗？》“一刀切”，就是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问题。要相信，不长时间，是会得到纠正的。这么大一场改革，个别工作人员一时思想跟不上，这不奇怪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会好的。

众人点头如鸡啄米。

捏死蚊子般寂静。走人。关门。

# 世说新篇

若白

## 学语录

岁在文革五年秋，一日赌徒七八人聚于一室，一方大木桌，中置赌具，众赌徒围侍，双双带着血丝的眼睛，一齐紧盯着桌上的赌具，放射出攫取、贪婪、恐慌、急迫的毫光。忽一赌头曰：「学习最高指示」众赌徒应声朗诵：「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，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，走到一起来了」。诵毕相视而笑，逐开赌。

## 「打掉威风」

岁在文革二年春，某县中学召开批判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」大会。革命造反派数百人云集于操场，狂呼口号，戴着八百度近视眼镜的老历史教师王君，被革命小将用「喷气式」押上台「经过踢腿、按头、揪发等校正姿势」后，王君立脚未稳，忽听一声怒吼：「打掉他的威风！」王君颤栗，不知所措，将身子尽力向前弓下去，随手扶了扶近视镜，一革命壮汉忽地冲上来，啪！一个耳光，王君眼冒金花，头晕天旋，眼镜被打落在地，碎为三块，耳边响着：「狗东西，还不把威风下了！」原来戴眼镜是要资产阶级威风也！

## 「不必麻烦你们」

岁在文革元年冬日，一「横扫」狂风骤起，万木凋零，一片肃煞。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周某，任县商业局长职，被揪出示众，牌号是：「顽固不化的走资派」。周某为人和顺，性情耿直，颇幽默，自谓「脸厚心宽冒口开。」一日革命造反派欲制高帽子押他上街示众，他闻讯主动对其头目曰：「不必麻烦你们，我知道自己的头大小，自己糊一顶，戴了去游街！」遂自糊五尺高五色纸帽，上工书「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周××」，并在名字上划了红「×」，戴了上街。中途熟人见了，仍有称他周局长者，他微笑点头而不答话。午饭时行至家门口，妻告曰饭已备好。进门，五岁小儿子挥拳高呼：「打倒周爸爸！」他从容卸下高帽，抱起儿子亲了一下，指着高帽子严肃告诫：「不许乱动，这是爸爸几十年革命挣下的！」然后吃面条三大碗，喝酒三大杯，对妻曰：「我去革命了！」大笑出门而去。

## 趋利避害

李某，行武出身。文革时，自称苦大仇深，少无以学。与人讲话每以「大老粗」自许，视知识分子为异类。出语动辄「他妈的」、「老子」如何如何，时人称「李革命」。八十年代，天地苍黄，知识升值，文凭吃香，时人趋之若鹜。李某逢人必讲家世：爷爷是前清秀才；叔父是某大学教授，关系甚密；本人曾在某部军校学习两年，并弄得一张大学专科「学历证明」示人，一时人称：「李大学」。人或问之，坦然答曰：「此一时彼一时，趋利避害也！」

## 人生絮语

没有欲望的人，是没有生命的人，他活着等于死去。但是，有欲望而没有理想，也只不过是一个卑微的灵魂。

刊头设计　赵国明

本版编辑　杨乾坤

报告文学 散文征文 「双鸥杯」

本报社址：西安市莲湖路113号　邮政号码：710003　电话：办公室、广告部：710619　一编室27708　二编室22227转　群工部25728　陕西日报印刷厂代印